向岚麟，闫鑫，马宇嘉．香道景观共同体：妙峰山南道村落群风土景观的塑造[J]．风景园林，2024，31（10）：40-48．

香道景观共同体——妙峰山南道村落群风土景观的塑造

向岚麟 闫鑫 马宇嘉

摘要：【目的】当前，对传统村落进行集群式和活态性保护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将风土景观作为村落群的价值特征的认知视角，以朝山香道作为切入口，逐步展示村庙、庙会等信仰与仪式实践如何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观念意识，形成香道景观共同体，以此探究风土景观的塑造机制。【方法】采用文献分析与实地调研的方法，选取妙峰山庙会景观及其南道沿线的 5 个典型村落作为研究对象。从村庙与村落、茶棚与香道共同体、传说与共同体意识 3 个层次出发，逐步剖析庙会涉及的各村村庙、茶棚、香道、村落等物质景观，以及村内村际社会组织结构、信仰仪式活动实践、传说主题与乡土观念等非物质景观。【结果】揭示了香道村落群以“灵验”为动力，以互惠互利原则为纽带，以娘娘庙庙会及村庙为载体的乡土日常生活秩序的建立及乡土社会结构的维护。妙峰山南道村落群以“互惠互助”观念为主线串联起各村落的生活世界，形成本地的风土景观。【结论】信仰是表象，生存地域观念为本质。传统村落群的价值认知应从当地人生存生活的活态性特征出发，围绕对村落共同体的日常行为、活动空间、观念意识，形成对价值的体系性理解，以此为据展开村落群的保护与开发。不仅拓展了对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的理论视野，更为传统村落保护与传承提供了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风土景观；共同体；村落群；香道；妙峰山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景观基因的文化线路沿线传统村落特征及保护研究”（编号 22YJAZH115）；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历史村落风土景观规划编制项目案例”（编号 231100155244028）；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景观基因视角下京西古香道沿线聚落研究”(编号 202210022026)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30(2024)10-0040-09
DOI：10.3724/j.fjyl.202407110376
收稿日期：2024-07-11
修回日期：2024-09-09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当前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已由单体保护转向区域整体保护[1-3]。自 2020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每年联合颁发《关于组织申报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通知》，进行示范县（市、区）的遴选。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再一次强调，实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是乡村建设领域的重要工作内容[3]。学界也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做出大量工作。一方面，有较多研究依据地理空间的邻近性等原则展开关于传统村落集群/集群区域的识别，集中在县域、省域等空间尺度上；另一方面，近两年的研究以古道为切入点，进行沿线村落群的空间形态分析，关注更加微观的尺度和内在的群体关联度。已有研究发现，同一地区不同古道的传统村落形态有明显差异，自然地理条件、民族语系与移民文化是影响形态的重要因素，表现在村落宏观态势上的环境适应以及中、微观尺度的古道景观标志物系统上[4-5]。同理，同一古道不同位置的村落在建筑形态和民俗文化上也各有区别[6]。此外，时间也是重要变量，同一村落在不同时期所受主导文化各不相同，导致形态的相应变化[7]。简言之，古道沿线村落景观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统一性和相似性，既有自然环境条件的约束，也有社会文化的形塑。但上述研究仅着眼于景观形态之描述，延续着“见物不见人”的学术习惯，无法体现村落作为人生活环境的活态内涵，因而不足以理解村落群生成的内在动因与特质。民俗学者将村落视为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8-9]，展示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将百姓观念与生活融于一体的心灵图景，特别是庙会在乡村生活中作为公共社会生活的中心属性[10]。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人的活动和感知为主导的“风土景观”概念，以庙会香道作为切入口，围绕村落共同体对村落群的内外在关联进行分析讨论。

传统村落作为仍为人居住使用的遗产空间，其价值的延续是当下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遗产保护固然涉及作为技术、知识和传统的物质形式的保护，更应考虑对象的活态性，在过程中恢复其生命力与象征意义，实现社会活力再造[11]。当前传统村落的保护方法也围绕着“延续性”特征，跨越了基于物质构造（fabric based）和价值（values-based）的保护[12]，走向以景观动态性为核心、以社区发展为导向的活态遗产方法[13]。

1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1.1 风土景观

1.1.1 古汉语中的风土

“风土”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语。就词源而言，《说文·风部》有：“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14] 八风指的是四正四隅 8 个方向的风，即 8 种季候风[15]。八风来自“四风”，早在殷商时期就已有四方风名的卜辞，四方与四时已经相配，并出现了四季

©Beijing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Periodical Office Co., Ltd. Published b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Journal.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C BY-NC-ND license.

的观念[16-17]。由于季风的影响，从殷商的“四风”到春秋的“八风”，中国人的四时四季与四正八方的时空一体化观念逐步成型[18]。与此观念相关的含义也逐渐衍生出来，从风按季节规律性变化引申为变化的节律，从“八风从律”发展为音声韵律等；再进一步引申为风俗教化之意，如《毛诗序》中所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在归纳《诗经·国风》之作用时，称“风”为各国之歌谣，用以感化国民，于是“风”从最初人们对自然界物候的时间认知，转向了人文风气习俗之意[19]。与“风”的无形与流动相对，“土”则意味着有形与稳定。《说文·土部》中有“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象形文字），物出形也。凡土之属皆从土”，即土是象形文字，用于描摹万物从土中生长的形态，寓意土作为生出万物的介质。由此可将土进一步引申为因处于地表不同位置而自然形成的地理环境差异，如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地质等。

从词源学角度看来，风土意味着它首先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独特性，同时又是风俗人文和自然环境的融合体。而在对建成环境的研究中，常青[20]认为风属于生活形态，土属于空间形态，因此风土建筑有“环境-文化”的双重内涵。

1.1.2 现代语境下的风土

“风土”一词在现代语境中最早来自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的《风土》[21]，他从希波克拉底、博丹、孟德斯鸠、施乐策的风土认识，一直追溯到赫尔德的精神风土学，表明风土概念逐步从与自然环境相关的科学认识对象（包含了气候、气象、地质、地力、地形、景观等，是地域风土对人类生理、劳作方式、国民性格有影响的因素）转变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现象，形成了“人的全部思维和感受”。和辻哲郎表达出与海德格尔的“经验历史”相对的“经验环境”之意，也就是风土对于人之存在层面的意义，被陈赟[22]归结为“作为生存结构的地方性维度”。杰克逊[23]则将风土景观视为文化景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欧美景观中栖居者的物理属性、社会习俗，提出了景观评价的全新途径。王骏阳[24]探讨了建筑学中的风土话语转向，特别强调了“向当代城市风土学习”之后的建筑学在外延上重塑“物”的同时，更需要关注“建筑与人的联系”，包括了建筑中人的行为、使用及其功能的灵活性。

综上，风土景观是兼具空间位置、时间流变以及实践属性特征之景观，是呈现在视听感觉和观念意识中的地物环境与人文活动的集合，是自然地融合物与非物、有形与无形、遗产与非遗、表征与意义的综合体。正因为风土景观有丰富的内涵、与地方形成深层次关联、体现人与环境的互构特性，使得“风土”成为中文里最具地域、民族等身份特征的包容性词汇，对它的研究遍布多个领域。首先是建筑规划领域，包括风土建成环境[25]、风土村落、风土建筑等研究；其次是文学及历史学领域，包括小说诗赋、史传地志等所铺陈的地方风土[26]、故国风土[27]等研究；再次，民俗学中的风土研究[28]也是一大支撑；此外，还有旅游、艺术、动植物领域也有部分涉及。研究者指出，中文“风土”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与英文的“vernacular”[29-30]和法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领域使用的术语“terroir”一致，均指基于地理位置的自然和人文的独特属性而呈现出的颇具辨识性的多元景观特质。综合风土概念的丰富内涵，本研究将风土界定为体现自然生态环境和物质生活方式的区域性特征，它构成了本土乡民生活的根基；而风土景观则是反映人与地方的时空关联性和独特性的、融合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风俗内涵的景观。

1.2 朝山与香道

朝山进香是中国的经典信俗，通常指信徒跋山涉水前往某个宗教圣地进行朝拜和进香的活动。韩书瑞等[31]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应该被理解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活动”，朝山、朝顶等民间习语替代了西方的朝圣，代表着东亚文化中宗教崇拜对象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特点，而非西方宗教中将圣地与自然分离的状态。香道，也称进香道，正是在朝山旅途中逐步形成的线性文化交流空间，它跨越了单个的村落或宗族，在村落间建立了非正式却牢固的联系。林美容[32]、Sangren[33]等基于施坚雅的“市场圈”理论，在冈田谦“祭祀圈”的基础上完善了祭祀圈的界定。但这主要适用于闽台地区的地域信仰和社会组织关系分析，对于“地缘界限与血缘界限一致的宗族共同体”[34]极少的华北乡村而言，在经历近现代一系列社会运动后，人们对于村落和家族的概念较为模糊，村庙成为“村落得以成立的根本向心力”[35]，而庙会则承担了汇集人群、促人向善和跨地域交流等社会文化功能。那么，以向区域性庙会朝山进香为目标而形成的香道，如何集结沿线寺庙、村落与人群，构成香道景观共同体，成为风土景观塑造的关键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朝山、朝顶的研究不少，但多集中于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侧重于对朝圣事件与人物、神圣性塑造方式与手段、庙会组织和庙产经济等的分析，勾勒出人们在这一特殊线性空间展开活动的长时性与周期性、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辩证一体。但村落空间如何与朝山进香这一活动关联，各村落如何在围绕着庙会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景观共同体，从内在动因上构成村落群，正是本研究所探讨的内容。

2 妙峰山娘娘庙庙会概况

京西地区通常指北京西部大西山-永定河一带，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风景资源，自古便是佛教、道教等宗教活动的重要区域，进香道也应运而生。据《宛署杂记》等历史文献记载，京西古道不仅是商贸往来的要道，更是连接京城与各大寺庙的进香之路。其中，潭柘寺、戒台寺等著名古刹吸引了大量信徒前来朝拜，特别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妙峰山庙会盛况更吸引了华北地区多方香客[36]。

作为京西地区的一项地方传统民俗，妙峰山娘娘庙庙会是门头沟区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信仰是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信仰起源于泰山信仰，是中国道教和民间信仰大宗之一[37]，始于宋元，盛于明清。始建于17世纪中叶[38]的妙峰山惠济祠（一般称金顶娘娘庙）被认为是北京地区碧霞元君信仰之圣地，康乾以来香火达到最旺，正是从

表1 妙峰山南道沿线村庙及主要供奉对象

Tab. 1 Village temples along the south road of Miaofeng Mountain and main objects of worship therein

村落	村庙	主要供奉对象
三家店村	龙王庙、关帝庙（铁锚寺）、白衣观音庵、二郎庙、马王庙、树神庙、三清观、五道庙	龙王、永定河神、关帝、周仓、关平、赤兔马、铁锚、白衣观音、九尊娘娘像、李冰父子、马王爷等
琉璃渠村	龙王庙、关帝庙、白衣庵、三官过街楼	龙王、关帝、周仓、关平、观音、三官、文昌帝君等
陈家庄村	天伦山清水寺、龙王庙、老爷庙、灵官庙、五道庙、圣母行宫*	碧霞元君、送生娘娘、眼光娘娘、斑疹娘娘、三官、文昌帝君、孔子、龙王、关帝、周仓、关平、赤兔马、王灵官等
樱桃沟村	栖隐寺*（仰山寺）	弥勒佛像、普贤、观音菩萨、药王扁鹊等
涧沟村	惠济祠（娘娘庙）*、回香阁*、玉皇顶*、喜神殿*、灵官殿*、傻哥哥殿*、后庵、关帝庙（伏魔庙）、观音庙、龙王庙、五道庙等	碧霞元君、送生娘娘、眼光娘娘、斑疹娘娘、王三奶奶、地藏王菩萨、药王扁鹊、玉皇大帝、赵公明像、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岳飞、文昌帝君、关帝、周仓、关平、赤兔马、龙王、观音、王灵官、傻哥哥、三仙姑、东岳大帝、真武大帝等

注：*表示该庙在村落聚居地之外。

此时起在峰顶逐渐形成了包括回香阁、玉皇顶、王三奶奶庙、喜神殿、灵官殿、老爷庙等诸多庙宇的集群，以惠济祠为核心建筑。通往妙峰山娘娘庙的道路艰难崎岖，为了方便朝拜者，香客们沿线设立石碑引导路人。18世纪30年代，香客团体愈发庞大，朝山行动更加规制化，逐渐形成固定路线[2]，被称为古香道网络。《燕京岁时记》记载有“进香之路日辟日多，曰南道者三家店也，曰中道者大觉寺也，曰北道者北安河也，曰老北道者石佛殿也”[39]，这些进香道不仅见证了古代民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与执着，也反映了京西地区丰富的文化积淀和民俗风情。

妙峰山南道是古香道网络中的主要进香道路，沿线分布多个村落。村落因妙峰山庙会这一年度盛会，在民间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网络，也影响着村落景观面貌与形态格局。根据对村落的实地考察、前期分析以及空间宏观布局，按交通地位及所处地形地貌的差异性，本研究选择了5个典型村落进行微观层面的研究，分别是三家店村、琉璃渠村、陈家庄村、樱桃沟村和涧沟村，主要采取历史文献查阅和田野调查（2022—2023年）等方法进行资料收集，以阐释学作为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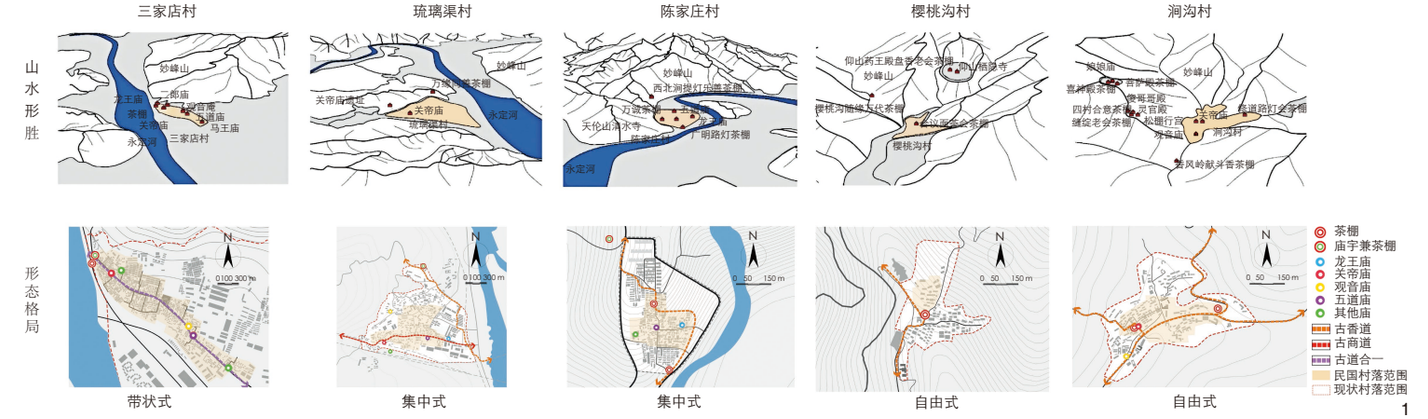
3 村庙与村落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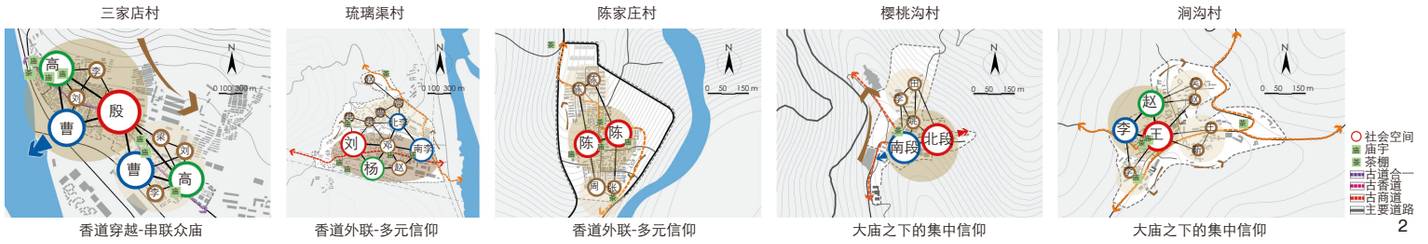
因妙峰山南道是历史上主要的进香道之一，宗教信仰浓厚，所以沿线各村落庙宇众多（表1）。村庙不仅是庙会仪式的重要场所，同时也作为乡村地域社会中的群体认同和心灵图景而存在，是村落内不同群体政治争斗并最终获得妥协的结果[40]，深刻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蕴。

调研发现，除了樱桃沟村，4个村落均有龙王庙、关帝庙、观音庵、五道庙等村庙，体现出京西地区民间信仰有较高相似性。龙王信仰是在佛教与道教共同影响下的水神信仰，兼顾了干旱祈雨、安定河湖等消灾避难之功效。唐宋之后，龙王祭祀普遍存在于民间，到了清世宗时期，已成为全国性的祭祀系统[41]。根据在京西地区位置不同，龙王庙的功能略有差异，沿永定河干流、支流的龙王庙有禳灾安澜之用，一般建在村落外缘最接近河流的位置；山上的龙王庙则主要用来祈雨，也总是与泉、潭或沟渠相邻。关帝和观音信仰在华北地区广泛流传，代表着全能的神。京西地区的关帝信仰与明朝该地区村落的军事防务发展历史相伴而生；而在清军入关后，关帝的“战神”形象逐渐转变为护佑商贾行路安全和财富的财神。观音庙则属于佛教寺庙，司生育、疾病等护佑之职。刘铁梁[9]认为，男性神的意义在于维护村落社会的公共秩序，女性神则主要应对家庭生活的命运无常，两者分别体现了外向性和内向性，与传统中国家庭男女分工的性别结构互为映现。五道庙则是阴阳两界沟通的桥梁。五道，亦称五道将军，在民间信仰中掌管亡魂的轮回转生，是连接生者与逝者世界的关口与通道。若家中有人去世，必须先至五道庙报号，当地人认为只有通过五道庙的仪式，才能使死者获得安宁和解脱。京西地区几乎村村皆有五道庙，反映出因地少人多生存艰难，当地村民对生死问题的关注。

村庙的空间位置较容易识别，或者位于村落边缘，或者位于村内主道交叉口。结合村落的动态发展过程可以发现，村庙在建庙之初大多在村落外围，起着护卫村落的作用，也常利用地形高差建于台或坡上，以便控制和保护整个村落，同时象征性地隔绝村外世界（图1）。而随着人口的逐渐变化，新的家族迁入并定居，原先的村边寺庙也就成了各家族之间的分隔点，在客观上起着调和村内各家族关系的作用，乡村家族争端往往利用村庙空间来协商解决。如《门头沟村落文化志》记载的南道龙泉雾村的故事[42]中，称清末此地风气凶悍、族群间械斗频发。河庄大孙象因主持公议沟（村内两条古水渠之一）用水不公，被其他族群强行打死。村内有识之士为转变村风，提出要弃武从文走仕途之路，于是在村南山岗集资修建了一座魁星楼，以示对魁星点状元的虔诚之心，魁星楼也就成了村落风气改变、和谐共进的重要象征。可见，村庙在村落中不仅是信仰的殿堂，更是社会沟通的桥梁，村庙通过本身的存在及其中的活动，有效地调停族群关系，促进了村落内部的和谐共存，反映村庙与村内生活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将村落内部以宗族血缘为代表的社会空间和村庙空间进行叠加，发现村庙空间位置体现了各宗族及分支间分隔与连接的空间耦合关系（图2），并将该关系归纳为3类。第一类是香道穿越-串联众庙，以三家店村为代表。因三家店村通往大西山，与去妙峰山是同一方向，所以香道与商道重合，也是村内主道。沿主道自西向东分布着龙王庙、关帝庙（铁锚寺）、白衣庵、五道庙、菩萨庙、马王庙等村庙，同时结合村庄调研中获取的村中大户殷、高、曹等家族空间分布状况，可见村庙所处位置亦是家族间的分隔和联系之处。第二类是香道外联-多元





1 妙峰山南道村落布局形态特征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layout in the south road of Miaofeng Moun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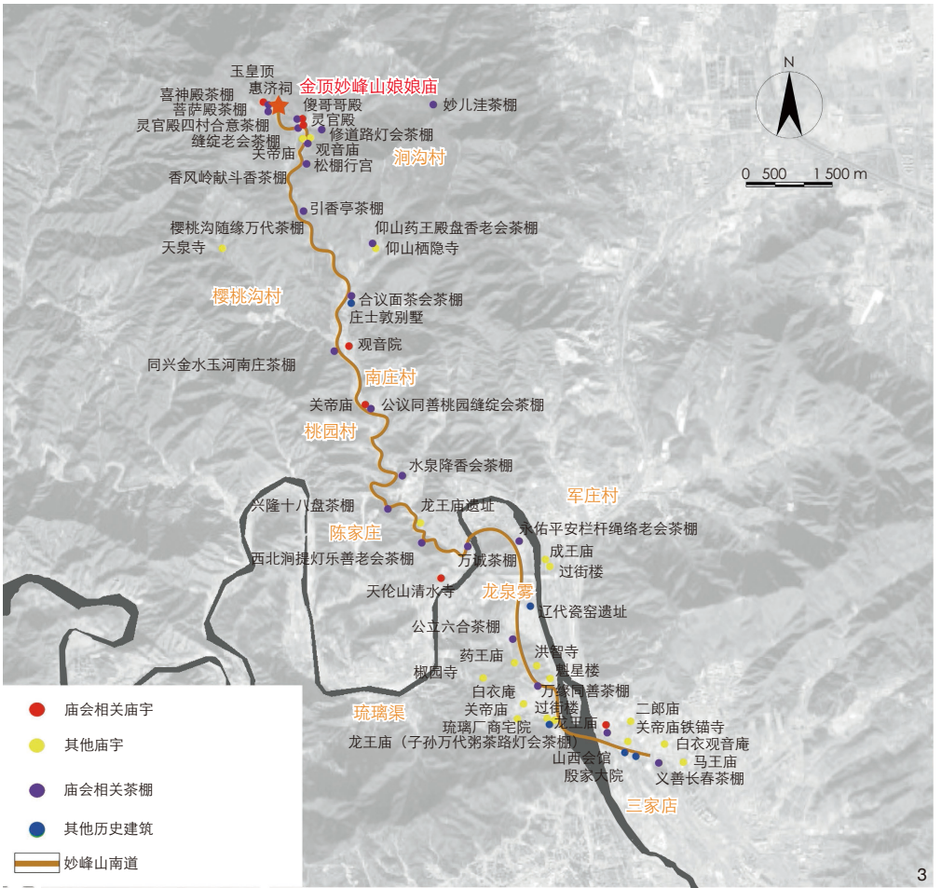
2 各村落社会空间-村庙的空间耦合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social space and village temple in each village

信仰，以琉璃渠村、陈家庄村为代表。香道绕村外围而行，同时串联起村落的主要寺庙和茶棚。如作为进山第一站的陈家庄位于永定河左岸，村内庙宇众多，信仰也多元。除了娘娘庙之外，还有天伦山清水寺、老爷庙、五道庙、3 个龙王庙等，供奉着碧霞元君、关帝、五道将军、龙王等。娘娘庙庙会时，位于本村的开山老会之一童子挎骨万诚老会从最大的村庙（清水寺）集结表演再出发。同时，龙王信仰和与之相关的祈雨习俗在村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第三类是大庙之下的集中信仰型，以涧沟村和樱桃沟村为代表。二者相同之处在于紧邻神庙建筑群，信仰相对集中；不同之处则在于该庙与村落社会结构特定关联。涧沟村为宗族型村落，村内仍有关帝庙（现为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菩萨庙等多个村庙伴随村民日常生活。然而碧霞元君信仰在村落占据主导地位：一方面，访谈中发现村民们对这两个现存村庙印象不多，对遗址无存的龙王庙和玉皇庙更是未曾提及；另一方面，访谈中村民也表达出“上山的香道两边都是茶棚”之印象。此外，涧沟村的元宵节习俗[43]首先由村民们前往关帝庙号佛，其次是各档香会和村民至玉皇顶上香，金顶娘娘庙参驾，最后至回香阁回香。而樱桃沟村作为附属于大金国皇家佛教寺院仰山寺之庙户村，村内无庙；但明清之后，仰山寺地位不再，且与民间信仰无涉，村内人主要信奉的仍是碧霞元君，因此村内外有几处茶棚旧址。这也侧面反映出因娘娘庙庙会的强社会凝聚力和因此促生的沿路庙宇经济收入，使得碧霞元君信仰力量在这些山地村落的相对集中。

村庙可以整合、调适村落内部各家和各社群之间的关系，区分村落内外的空间。很多村庙除神诞日等特殊日子集结各类公共活动外[44]，平时都大门紧锁。村庙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其世俗意义，庙宇的修葺、仪式活动的举行凸显了村庙在村落的核心地位。然而近现代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和人口流失等问题的出现，村落寺庙及信仰系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4 茶棚与香会共同体

村民心目中，村庙掌管着民众的生产生活，也是村内社会交往中心，而特别灵验的庙如金顶娘娘庙[45]则超越村落范围，吸引四方香客前往朝拜。娘娘庙庙会中自发形成了跨村的民间组织，成为区域信仰的中心。至 17 世纪中期，娘娘庙庙会的香客以向妙峰山娘娘进香为宗旨，自愿集结成“香会”（也称“圣会”“花会”等）民间组织。香会的举办者涉及各行业、各阶层，联系着广泛的社会大众，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形成村际间的关联性景观。民间相信香火越旺，神灵越灵验，因此保障香客们朝顶进香旅途顺利，为“娘娘”带来更多香火，就成了香会的头等大事。作为非官方资助的民间自发组织，香会因明确了各人各社分工，严格遵守规矩禁忌，才保障庙会传承延续了近百年，形成独



3 妙峰山南道的庙与茶棚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temples and Tea Sheds along the south road of Miaofeng Mountain

特的各村落总动员式的庙会景观。

1）各香会分工合作，保障香客朝顶事宜。秉持“伺候老娘娘”的方式差异，香会逐渐形成“文会”和“武会”的分工。文会为朝顶进香提供各种物资与服务，以保障庙会顺利进行。具体又分为“行香”和“坐棚”，前者是为庙里及香客提供粥茶饭食等服务，后者是沿香道设置茶棚，茶棚是香道上独具特色的空间元素，文会安坛设驾处即为茶棚，方便远途香客整顿休息。武会负责文艺表演，于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四月十五沿着香道各茶棚及寺庙进行参拜表演，最后在娘娘庙共同展示技艺。武会类别为旧时京城的十三档武会，既是为“娘娘”催香火，也是在“娘娘”驾前表演献艺，还有深层的象征意义，即“通过营造一个象征的庙宇空间，伺候着位于正中的碧霞元君”[46]：打路、五虎棍、少林棍象征引路使者；天平、挎鼓、杠箱象征收神钱粮者；秧歌、小车比拟香客逛庙会；双石、杠子、花坛则为神前执事……

2）香会组织严密，流程清晰。香会内部一般设有“引善都管”总领全局，“钱粮”“参驾”“办事”等职位各司其职，另有“司房都管”记录账目，“中军”“吵子把”负责音乐，“车把”管理交通等[47]，众多职位分工明确，共同维持香会运作。各香会均有会规，对庙会期间安坛设驾何处、进香回香路线及住宿的时间地点通盘考虑，提前 1 个月由值年的会首（即组织者）张贴会报，庙会期间严格按计划朝山。妙峰山庙会的活动流程分明，分为前期准备阶段、庙会阶段和庙会结束阶段。从年初开始，会首便开始聚集商议，制定详细的筹备方案，并通知各香会参与。随后，各香会根据分工进行排练与物资筹备，特别是文会为保证庙会顺利进行，需要在庙会前夕进行道路修缮、环境清洁、设施维修在内的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庙会期间，香客们遵循既定的路线与流程进行朝山，从永定河进山口出发，沿途经过各村或固定地点进行“守晚”活动。在朝山过程中，必先至灵官殿报号，随后前往娘娘庙进香并观赏武会表演，然后至回香亭拜东岳大帝回香，最后下山送娘娘驾，这一流程体现了庙会活动的规范性与秩序性。虽然随着庙会的结束，各香会完成服务任务后会暂时解散，但庙会活动的影响却深远而持久，它不仅加强了村落间的联系与互动，也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香会之间来往交接需有礼有节，体现互助友善。最常见的互动方式是沿途每个茶棚内的参驾和祭拜。各路香会把茶棚作为庙会时的总部。每个香会和茶棚都有自己的名号，中间四字称“会腕”，像“子孙万代”“亲友同乐”“万缘同善”“聚义同善”“合心同议”“公议助善”等都表达了善义为先、互助合作的内涵。茶棚多设于香道、寺庙旁，或临时搭建芦棚，会后拆除，或发展为永久性的石制建筑（图 3）。茶棚内设香案、供品，为“娘娘”安坛设驾。棚内以冥衣铺纸殿、立木质牌匾面庭、设拜席香炉、摆供桌供品，棚内上方挂二十八宿旗、棚口外摆会笼子，棚外插纛旗、灯笼等，通过种种陈设和装饰物来宣告主权[45]。当其他香会经过该茶棚时，由本会值棚都管持旗迎接，双方寒暄后，前引带香会或香客分别至辕门、纛旗、棚内二十八宿旗前各打一参，共三参；再上香，打三参；然后告辞出棚，继续走会[48]。各香会在朝顶路上相遇时亦要有规矩，香客们见面互道“虔诚”，文武各会则还需交换拜帖。

由此可见，娘娘庙庙会各香会基于互助合作这一原则，将沿线各村落、各行业的广大民众在特定时空环境中集结起来。村落间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跨村的庙会等民俗得以维系，形成共同体。尽管各村都有自己的村庙及多元信仰，但只要在娘娘庙庙会期间，不少村庙也会变身茶棚为信众服务。如南道上的陈家庄圣母行宫化身为西北涧诚献

粥茶提灯老会茶棚（图 4）、琉璃渠赵家观音庙化身为万缘同善茶棚、南庄村观音院化身同兴金水玉河茶棚、桃园村关帝庙化身公议同善茶棚、三家店龙王庙也兼子孙万代粥茶路灯会茶棚等。西山众多村落也因香会这一自发而成的社会组织以及庙会时的互助善行，形成村落间的特定民俗往来。如陈家庄村的大鼓会与龙泉雾村、千军台村大鼓会等存在着师承关系，日常多有技艺切磋。各村香会在年节活动之际也都互邀走会，以通有无。更有一些民俗已形成惯例，深度关联不同村落。如陈家庄村每逢干旱祈雨时节，会专门“偷”（名为偷实则请）琉璃渠村的龙王神像到本村求雨，待求雨成功后将龙王装饰一新再送回，形成互助合作的村际关系；南庄村则是到下苇甸村“请”来龙王降雨。在妙峰山娘娘庙庙会的影响下，香道沿线村落形成了物质形态、组织形式和节庆民俗上的联合。

5 传说与共同体意识

“风土”除了体现在知觉可感的各种有形的物质景观和人文活动中，还意味着本土乡民共享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形成本土共同体意识。作为民众常规性生活内容的庙会活动，与之相关的系列传说不但反映朴实的德善观念和美好向往，也是民众对村落生活的集体记忆，隐含着当地资源的分配机制，也是人们对生活空间的想象表述[49]。人类学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传说是部落对其生活的集体记忆，对部落生活延续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是增强部落凝聚力的一种机制[50]，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缺乏文字记载的村民日常生活方面，传说故事是经过历史沉淀又在不断更新中的“活遗产”，映射出村民生活世界观念与意识。本研究收集整理了妙峰山南道沿线村落的 30 多则传说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村落起源、变迁和居民生活，蕴含人们对地方风土人文的独特认知。对传说故事的叙事分析发现，位于山上的涧沟村、樱桃沟村等各村落故事几乎都以碧霞元君为叙事主体；而从山脚陈家庄村、龙泉雾村至三家店村的沿线村落的故事则较多涉及龙王、关帝等多元信仰。本研究将这些传说故事按内容主题归纳为 3 类。

1）保持善念，增进互惠合作。因涉及人类如何安身立命这一最基本的生存原则，当地传说中这个主题最多。分别有：香道之上的巨蛇为害香客，灵官与之缠斗未决胜负，遂求玉帝得雷公电母等诸神将巨蛇于灵官殿击毙；陈家庄酒贩子在河滩上被鱼虾蟹将拦截住共饮美酒，此后家中酒坛常满，然其泄露天机后再无酒；龙泉雾村的“鸡作头”（作头为当地工匠之首，此人名“小鸡儿”，故称鸡作头）揭皇榜，将玉泉山水引入皇宫，事后拒绝封官行赏被赐“京西大作头”称号，美名远扬，一生富足；还有琉璃渠花园子（今厂商宅院）宅邸修缮故事中，哑巴边学边干完成任务却拒绝领取工钱，家主赵氏以半块琉璃板瓦为钱庄信物，预支哑巴 10 年工钱。这些传说涉及普通人与精怪世界、皇帝与平民、主家与匠人等的互动合作，彰显出对于有才智、有分寸之人的敬重，对互惠合作才能长久共赢这种行为方式的推崇，亦表达出民间认为的“人鬼神三界”通用的法则。此外，具有善念和感恩之心的人化身为神等故事隐含着行善积德可得好报且能实现阶层跨越的观念。如椒园寺门口的龙虎二柏传说，讲述一对夫妇新婚之际因受姚广孝点化生活美满，年老感恩寻找恩人来到椒园寺（姚曾在此处任主持），化身二柏守护该寺，也由此获得自我的超越与永生；天津一位精通医术的农村妇女王三奶奶，多年来在京津一带救治百姓，深受爱戴，后于妙峰山进香之际圆寂，被人们视为得道成仙的象征，遂于金顶建庙纪念其成为娘娘侍从。这些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知恩图报、救死扶伤等善德善行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人们相信善有善报、德行可通神的朴素观念。

2）领地划分。互助合作的前提是保障生存的基本条件，各村落在京西大西山稀缺的土地和空间资源的争夺与划分也是一类典型主题。其中一类是涉及领地之争的“娘娘占山”传说，与碧霞元君在华北地区的传说故事相似，也有好几个版本，虽然细节有出入，但故事主角和情节类同，可归纳为：“娘娘”在与佛祖争夺领地的过程中，巧用计谋智取



4 西北涧提灯乐善老会茶棚
Tidengleshan Laohui Tea Shed of Xibeijian

妙峰山圣地，占位之信物为女性专用的簪子，失败的佛祖不服气，化为大云寺外一块大石头，常在娘娘庙庙会时兴风布雨。从故事的深层意蕴来看，该传说一方面体现了普通民众对佛、道和民间信仰之间的倾向性，表明碧霞元君在广大民众的心目中是独立的女神，不同于泰山的官方正祀地位[51]，她独立行使施恩泽惠的权力，不受任何宗教约束，乡土信仰在民间的力量强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大西山土地空间资源极其有限，在村落形成过程中具有占有和争夺资源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还可以从关于琉璃渠村起源的童谣“刘家的山，李家的川，老杨家来了占半边”中得到佐证：刘氏家族作为最早界定领地的家族，主要活动于西部九龙山坡底平原带，后续李氏家族选择了与之相对的永定河岸，而刘氏姻亲杨家则获得了刘氏土地资源的分配，展示出在有限空间资源条件下，家族间通过联姻、协商或竞争等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这种资源划分不仅涉及土地所有权，还隐含了社会地位、文化认同等多维度因素。各家族间的互动，既是对资源有限性的直接响应，也是家族在农耕社会中作为基本社会单元，在资源保护、分配与竞争方面发挥功

能的重要体现。

3）宣扬众生平等，维护公平正义。由于在乡村形成过程中对有限资源的争夺给生活带来了纷扰和不安全感，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需要更强势的力量来主持公义，这种愿望借助“娘娘”、皇帝等至高权威之言行进行强化，是本地传说的另一大主题。如被人恶意中伤的妇人发下毒誓后坠入舍身崖，被“娘娘”显灵带回；皇嫂进香下榻村子，嫌弃隔壁人家生产扰其清静发生冲突，皇帝明辨是非惩罚皇嫂；明太监刘瑾受皇帝重用时荼毒官民祸乱京城，后因图谋反叛被捕于南庄村某山洞，此地得名“犯事港”，意在警诫后人。这类故事表达了皇权与神权在本地作为权力巅峰的威严性与公正性，也反映了民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渴望与追求。此外，关于妙峰山生灵万物的传说亦表达了在神佛面前众生平等的观念。如妙峰山玫瑰四月不开花，明显晚于其他地方，是因为“娘娘”调停香客“带福还家”之愿望与保护玫瑰生命所做的安排；妙峰山酸枣无倒刺，二里地内无蝎子，也是因“娘娘”渡己及人，显灵以护佑苍生。

上述分类将传说作为承载人类日常生活意义的“社会话语流”[53]，并回归作为地方性知识系统的口述表达。无论是争夺空间资源与划分领地，还是跨越或固守阶层，抑或是强调日常生活中互惠互利等原则，通过本地人信仰的神鬼、生灵与人类相互关联和作用的传说，展现出人类在自然-文化的环境下如何认识与阐释自己的生存境遇。

6 讨论与结论

以“灵验”闻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庙为香道沿线各村落带来了“三村五里四乡八镇”的年度盛会。对处于社会底层、缺乏社会资源的普通民众而言，在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社会中，神的“灵验”是他们寄托诉求的重要资源，也是支撑他们维系生活的重要源泉。“灵验”不是单向的奉献或索取，而是通过各级庙会仪式达成的“人神”契约和道德承诺，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也由于“以灵验为本位、以情境为取向”[43]的信仰特征，中国的民间信仰形成了多神灵体系。村庙的多样类型和日常供奉、妙峰山的朝顶进香、神的灵验故事和教诲通过口口相传，已经内化为民众村落日常生活的组成。村庙维系着村落中各家各户以及家族间的生活正常运转，娘娘庙庙会则将更广大的地域和信众联系起来，以“规矩”保障跨村的社会互动秩序，以互助合作支撑庙会的周期性举办，这种观念更以各种故事传说的形式在村际间传播。村庙、茶棚、香道等物质性景观和融于日常生活的信仰仪式等非物质性景观构成了妙峰山的风土景观，传递着民间对“灵验”的期许，对互助合作等生存经验的内化。

本研究围绕着庙会信仰，分析了妙峰山南道沿线村落与村庙，庙会如何串联沿线各村落结为香道共同体，为理解风土景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地人的生存生活中回应了研究对于活态遗产地的关联性理解：自然与文化的关联，有形与无形的关联，人与环境的关联，而这正是“风土”观念所包容的。考虑到篇幅不够且相关研究已趋于饱和，因此未分析村落的建筑空间形态。同时本研究受限于村落现场调查范围和数量，可能无法涵盖香道沿线村落所有特点，未来可扩大研究范围和增加调研村落。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感谢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刘亚剑，北京市文保专家包世轩，门头沟区教师进修学校侯秀丽等对本研究的支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单彦名，高雅，宋文杰.“十四五”期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技术转移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21，28（5）：18-23.
SHAN Y M, GAO Y, SONG W J. The Value Expressio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ultural Genes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r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J]. Urban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1, 28 (5): 18-23.
[2] 沈晨莹，陆倩茹，陈秋晓，等.传统村落集群区域识别与规划策略研究：以浙江省山地丘陵区为例[J].地理研究，2024，43（2）：446-461.
SHEN C Y, LU Q R, CHEN Q X, et al.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Planning Strateg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luster Areas: A Case Study of Mountainous and Hilly Regions in Zhejiang Province[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4, 43 (2): 446-46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农发〔2022〕1 号[EB/OL].（2022-01-14）[2023-06-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1/content_5676262.htm.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Implementation Opinion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on Implementing the Key Work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2022: Agriculture Development〔2022〕No.1[EB/OL]. (2022-01-14) [2023-06-15].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3/01/content_5676262.htm.
[4] 潘莹，方逸真，施瑛.粤北古驿道重点线路沿线传统聚落景观比较研究[J].风景园林，2019，27（1）：83-89.
PAN Y, FANG Y Z, SHI Y. Comparative Study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 Landscapes Along Key Lines of Historical Trail in North Guangdong[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9, 27 (1): 83-89.
[5] 王子尧，林箐，王向荣.太行八陉古道沿线的传统景观特征与景观体系研究[J].中国园林，2024，40（6）：28-34.
WANG Z Y, LIN Q, WANG X R. Study on Tradition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Landscape System Along the Eight Taihang Passages[J].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 40 (6): 28-34.
[6] 邹诚，王巧云，陈冰滢，等.万里茶道福建段沿线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变异及分异规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3，39（9）：1218-1229.
ZOU C, WANG Q Y, CHEN B Y, et al.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of Landscape Gen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long the Fujian Section of the Tea Road[J]. Resources Development & Market, 2023, 39 (9): 1218-1229.
[7] 林祖锐，仝凤先，周维楠.文化线路视野下岩崖古道传统村落历史演进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17（11）：18-24.
LIN Z R, TONG F X, ZHOU W N.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Yanya Ancient Road in View of Cultural Routes[J]. Modern Urban Research, 2017 (11): 18-24.
[8] 刘铁梁.村落：民俗传承的生活空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6）：42-48.
LIU T L. Village: Living Space of Folk Heritage[J].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996 (6): 42-48.
[9] 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的空间里[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GAO B Z. Living in the Space of Culture[M].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 刘铁梁.作为公共生活的乡村庙会[J].民间文化，2001（1）：48-54.
LIU T L. Village Temple Fair as a Public Life[J]. Folk Culture, 2001 (1): 48-54.
[11] 张青仁.活态遗产：墨西哥学界非遗保护的知识贡献[J].西北民族研究，2024（1）：103-116.
ZHANG Q R. Living Heritage: The Intellectual Contribution of the Mexican Academia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J].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Ethnic Studies, 2024 (1): 103-116.
[12] WIJESURIYA G. Living Heritage[R]//HERITAGE A, COPITHORNE J. Sharing Conservation Decisions: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Strategies. Rome: ICCROM, 2018.
[13] POULIOS I. Discussing Strategy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as an Example of Strategic Innovation[J].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4, 4 (1): 16-34.

[14]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XU S. Shuowen Jiezi[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15] 刘晓峰.时间与东亚古代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LIU X F. Time and the Ancient World of East Asia[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21: 40-43.
[16]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J].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1）：49-86.
HU H X. Explain the Sacrifice of the Yin Dynasty to Seek the Year in the Four Hirections and the Four Winds[J]. Fudan Journal (Humanities), 1956 (1): 49-86.
[17] 郑慧生.商代卜辞四方神名、风名与后世春夏秋冬四时之关系[J].史学月刊，1984（6）：9-14.
ZHENG H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mes of the Gods and the Four Seasons of Spring,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in the Shang Dynasty[J]. Historical Monthly, 1984 (6): 9-14.
[18] 刘晓峰.中国古代时空一体化观念的形成[J].现代哲学，2023（3）：124-132.
LIU X 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in Ancient China[J]. Modern Philosophy, 2023 (3): 124-132.
[19] 曹胜高.“风土之音”的形成机制与学理阐释[J].民族艺术，2018（3）：43-51.
CAO S 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 the Sound of Terroir” [J]. National Art, 2018 (3): 43-51.
[20] 常青.略论传统聚落的风土保护与再生[J].建筑师，2005（3）：87-90.
CHANG Q.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Terroir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J]. The Architect, 2005 (3): 87-90.
[21] 和辻哲郎.风土[M].陈力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TETSURO W. Terroir [M]. CHEN L W, translat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
[22] 陈赟.天经·地义·人情：具体普遍性的结构[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3（3）：110-125.
CHEN Y. The Classics of Heaven, the Meaning of the Earth, and the Human Feelings: The Structure of Concrete Universality[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63 (3): 110-125.
[23] 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M].俞孔坚，陈义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JACKSON J B. Discovering the Vernacular Landscape[M]. YU K J, CHEN Y Y, et al, translated.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
[24] 王骏阳.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 3 个建筑学转向与“风土”话语（下）[J].建筑学报，2022（10）：94-103.
WANG J Y. Three Architectural Shifts Since the 1950s and the Discourse on “Vernacular” (Part Three)[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22 (10): 94-103.
[25] 江攀，杜宇潇.“大河三部曲”与巴蜀风土建筑的空间观念：兼论地方小说在风土建筑研究中的作用[J].建筑学报，2024（4）：114-119.
JIANG P, DU Y X. Li Jieren’s “River Fiction Trilogy” and the Scene, Ritual, and Spatial Concepts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the Ba and Shu Region with Thoughts on the Role of Local Fiction in the Study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J]. Journal of Architecture, 2024 (4): 114-119.
[26] 岳永逸.风土：文史演绎与地景再造的新史学研究[J].思想战线，2024，50（1）：60-74.
YUE Y Y. Vernacular: A New Historiography Study on th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J]. Ideological Frontline, 2024, 50 (1): 60-74.
[27] 魏斌.东晋士人的风土阅读与故国认知[J].历史研究，2022（5）：72-94.
WEI B. The Reading of the Culture and Cognition of the Homeland of Scholars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J]. Historical Research, 2022 (5): 72-94.
[28] 刘晓春，贺翊昕.生态敏感性食物与地方日常生活维系：深圳阳台山麓客家粄食的例子[J].民俗研究，2024（1）：66-79.
LIU X C, HE Y X. Ecologically Sensitive Foods and the Sustenance of Local Daily Life: An Example of Hakka Food Ban in Shenzhen Yangtai Mountain Foothill[J]. Folk Studies, 2024 (1): 66-79.
[29] 常青.从风土观看地方传统在城乡改造中的延承：风土建筑谱系研究纲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CHANG Q. Observing the Extension of Local Traditions in Urban and Rural Re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ngtu-Research Outline of Fengtu Architecture Genealogy [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Building Press, 2017.
[30] 潘玥.西方现代风土建筑概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1：4-8.
PAN Y.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odern Folk Architecture [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21: 4-8.
[31] 韩书瑞，于君方.进香：中国历史上的朝圣之地[M].北京：九州出版社.2023.
NAQUIN S, YU J F. Advancing Incense: A Place of Pilgrimage in Chinese History[M]. Beijing: Jiuzhou Publishing House, 2023.
[32] 林美容.由祭祀圈来看草屯镇的地方组织[J].中国台湾省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86，62：53-114.
LIN M R. The local Organization of Caotun Viewed by Sacrifistic Circles[J].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1986, 62: 53-114.
[33] SANGREN P S. History and Magical Power in a Chinese Communit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4]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的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HUANG Z Z. Social Changes of Small Peasant Economy in North China[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0.
[35] 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MA G Q. Home and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1999.
[36] 张宪达.妙峰古道的变迁[J].民间文化论坛，2015（4）：95-99.
ZHANG X D. The Change of Miaofeng Ancient Road[J]. Folk Culture Forum, 2015 (4): 95-99.
[37] 田海林，王芳.论清代的碧霞元君信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2（5）：86-95.
TIAN H L, WANG F. The Belief in Mount Tai Goddess in Qing Dynasty[J].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7, 62 (5): 86-95.
[38] 韩书瑞，周福岩，吴效群.北京妙峰山的进香之旅：宗教组织与圣地[J].民俗研究，2003（1）：75-107.
SUSAN N Q, ZHOU F Y, WU X Q. Pilgrimage to Beijing Miaofeng Mountain: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Holy Places[J]. Folk Studies, 2003 (1): 75-107.
[39] 潘荣陛，富察敦崇，查慎行，等.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人海记·京都风俗志[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62-63.
PAN R B, FU CHA D C, ZHA S X, et al. Imperial Capital Chronicle, Yanjing Chronicle, Renhai Chronicle, Kyoto Customs[M]. Beijing: Beiji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1: 62-63.
[40] 岳永逸.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YUE Y Y. Good Deeds: Local Logic and Temple Fair[M].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41] 陶金，喻晓.九州清晏：雍正帝的全国龙神祠庙系统与新政[J].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2020，21（12-13）：175-251.
TAO J, YU X. Kyushu Qingyan: Yongzheng Emperor’s National Dragon Temple System and New Policy [J]. Journal of Daoist Studies: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2020, 21(12-13): 175-251.
[42] 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编委会.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四）[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Editorial Committee of Beijing Mentougou Village Cultural Records. Beijing Mentougou Village Cultural Records (Ⅳ)[M].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8.
[43] 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编委会.北京门头沟村落文化志（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Editorial Committee of Beijing Mentougou Village Cultural Records. Beijing Mentougou Village Cultural Records (Ⅲ)[M].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ublishing House, 2008.
[44] 张松梅，王洪兵.乡村治理视域下的近代华北村庙及其嬗变[J].东岳论丛，2023，44（7）：62-71.
ZHANG S M, WANG H B. Modern North China Village Temples and Their 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Governance[J]. Dongyue Luncong, 2023, 44 (7): 62-71.
[45] 韩书瑞.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1400—1900）[M].孔祥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NAQUIN S.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M]. KONG X W, translat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9.
[46] 张青仁.中国社会结构对民间信仰的影响：基于妙峰山香会的田野调查[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6（6）：107-113.
ZHANG Q R. Impacy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on Chinese Folk Religion: A Study of the Pilgrims Society of Miaofeng Mount[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4, 46 (6): 107-113.
[47] 包世轩.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妙峰山庙会（上）[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43.
BAO S X.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ries: Miaofeng Mountain Temple Fair（Ⅰ）[M]. Beijing:Beijing Fine Arts and Photography Publishing House, 2014: 43.
[48] 金勋.妙峰山志[M].北京：首都图书馆影印本，2008.
JIN X. Records of Miaofeng Mountain[M]. Beijing: Capital Library Photocopy, 2008.
[49] 岳永逸.村落生活中的庙会传说[J].民族艺术，2003（2）：43-54.
YUE Y Y. Temple Fair Legend in Village Life[J]. Ethnic Arts, 2003 (2): 43-54.
[50]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
MALINOWSKI B. Magic Acience and Religion[M].LI A Z, translated.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6.
[51] 叶涛.论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J].民俗研究，2007（3）：194-201.
YE T. On the Origin of the Belief in Bixia Yuanjun[J]. Folk Studies, 2007 (3): 194-201.
[52]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CLIFFORD 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M].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1999.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
文中图 1、2、3 和表 1 均由作者绘制，其中图 3 底图下载自天地图（vgimap.tianditu.gov.cn），茶棚位置信息来源于《妙峰山琐记》（奉宽）、《妙峰山》（顾颉刚）、《妙峰山记》（全勋）；图 4 引自《中国文化史迹：甘博摄影集（套装共 15 册）》，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于 2018 年出版。

（编辑 / 项曦）

作者简介：
向岚麟 / 女 / 博士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 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活态遗产地研究

闫鑫 / 女 /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文化景观与遗产保护

马宇嘉 / 女 /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高级空间分析中心在读硕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城市空间科学

XIANG L L, YAN X, MA Y J. Pilgrimage Route Community: The Shaping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in Village Clusters Along the South Road of Miaofeng Mountain[J].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24, 31(10): 40-48. DOI: 10.3724/j.fjyl.202407110376.

Pilgrimage Route Community: The Shaping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in Village Clusters Along the South Road of Miaofeng Mountain

XIANG Lanlin, YAN Xin, MA Yujia

Abstract:
[Objective] Currently, clustered and living con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Existing research about this topic mainly focuses more on spatial location relationship and external morphology, while neglecting their internal association mechanisms. With vernacular landscape as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village cluster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Pilgrimage Route to temples of inspiration on the top of Miaofeng Mountain in the west part of Beijing as a leverage to show how village temples, regional temples of inspiration in sacred mountains, temple fairs and other related beliefs and ceremonial practices are integrated into villagers' daily life, conceptual ideas and consciousness to form a landscape community, so as to explore the composition and shaping of vernacular landscape.
[Methods] Based on historic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the landscape and activities of Miaofeng Mountain Temple Fair and five typical villages along the southern pilgrimage routes (Sanjiadian Village, Liulichu Village, Chenjiazhuang Village, Yingtaogou Village, Jiangou Village, etc.)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village life around village temple, activities of the temples of inspiration during the Temple Fair around the complex for temples of inspiration and sheds for believers, and values and ideas of the legends of the villages along the pilgrimage route, the research gradually shows the material landscapes of the temples, villages, sheds for believers, and the pilgrimage route involved in the Temple Fair, as well as the non-material landscapes behind the Temple Fair landscape such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between villages, the practice of belief and rituals, and the themes of the legends and the concepts of material landscape.
[Result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e establishment of vernacular daily life order and the maintenance of vernacular social structure through different spatial levels of landscapes and activities from the village level to the inter-village level. 1) At the village scale, temples such as Guandi Temple, Bodhisatva Temple, Dragon King Temple, Wudaomiao Temple are typical and popular in the Western Hills of Beijing, which manipulate and control different aspects of villagers' ordinary life. Temples serve as the bonds of contracts between people and God, that it can be reflected by the location relationship and the promises consented. 2) At the inter-village level, during the Temple Fair, different villages are tied together through companies of pilgrims, in their organization settings, the sheds for believers along the pilgrimage route, and the activities and rules in the shed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emples of inspirations on Miaofeng Mountain, the villages along the pilgrimage route are integrated into a union in material form,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festivals and folklore. 3) At the level of legends collected in the aforesaid the legend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main topics, namely reciprocal cooperation, territorial division, equality of all beings, which reflect the most important ideas on living and survival in this place. Then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vernacular daily life order is established and vernacular social structure maintained with "efficaciousness"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as the bond, and the pilgrimage route and village temples as the carriers. The villages along the pilgrimage route in Miaofeng Mountain are linked together by the concept of "reciproc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form a local landscape community.
[Conclusion] Belief is the appearance, and the concept of living region is the essence. The value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 cluster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liv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rvival and life of local people, and should be centered on the daily behavior, activity space, and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of the village community to form a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value, with such understanding being taken as the basis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illage clusters. This not only expands the theoretical vision of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but also provides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er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words: vernacular landscape; community; village cluster; pilgrimage route; Miaofeng Mountain

Authors:
XIANG Lanlin,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research on living heritage site.

YAN Xin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cultural landscap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MA Yujia is a master student in the Bartlett 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sis,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and urban spatial science.